



关注生存
关注养老

10

红艳发火

二琥急不可耐：“快说呀，我在这打麻将呢，没工夫跟你多说啊。”

红艳终于鼓起勇气说：“爸说家里的电用完了，让我在您这拿点儿钱去买电。”

二琥二话不说，便从麻将桌边的小盒子里抓出一小把钱，塞给红艳。红艳转身走了。

一位事儿多的麻友说起了风凉话：“二琥姐，您这个儿媳妇真够可以的。”

二琥不解：“怎么着？”

这个麻友翻着白眼说：“还怎么着！要不我们都说二琥姐厚道呢，媳妇找婆婆要钱都要到麻将桌上来了，不就是一点儿电费吗，自己就不能先垫着。”

二琥说：“现在对媳妇不能要求太多，只要儿子没意见就成了，我是没任何意见。”

这个麻友见挑拨不成，便说：“现在像您这样的婆婆也不多见。”

二琥没有反驳。像她这样的婆婆的确不多见，不单单是像她这样的婆婆不多见，像她这样的女人也不多见。大水胡同的吴二琥当年谁不知道？风风火火，早年她性子急起来，甚至要拿刀砍人。

二琥不是个持家的人。很多人都说，老倪娶了二琥，两个人掉了个个儿，二琥成男人了，老倪成女人了，做饭甚至洗衣服都是倪伟民的事，出去应酬、吃喝玩是二琥的事。

红艳刚嫁到倪家的时候，真有点儿受不了婆婆的邋遢劲儿，家里的衣服堆得到处都是，大部分是破旧的，二琥不收拾也不丢，只是用一个床单包起来。二琥喜欢凑合，但在玩这件事上，二琥从来不凑合。

年轻的时候，就因为二琥喜欢打麻将，倪伟民曾经跟她闹过离婚。倪俊小时候高烧40℃，在家哭得哇哇叫，二琥依然有心思去打麻将。年轻的时候二琥麻将打得还不小，赢的时候，能赢一个月的工资，输的时候，一次能将两个月工资输掉，总体算起来还是亏，但二琥不在乎。

人生短暂须尽欢。玩就是了，反正没大问题。更何况二琥退休之后，只是玩玩小麻将。用她的话说“大赌伤身，小赌怡情”。

每次老倪说她一个女人家，一天到晚不沾家，像个什么样子。二琥立刻就说：“我月月退休工资贴到家里，时不时还拿点外快回来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倪伟民混了一辈子，也不见得比我好，我好歹有退休工资。”只这一句话，倪伟民就哑巴了。

红艳嫁到倪家之后，嫌公公小气，跟婆婆却异常亲切。她们都是爽快人，能尿到一个壶里。而倪俊，明显像他爸，没本事，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。

“打你的牌，别他妈整天东家长西

家短的，我和你三圈，你就闭嘴了。”二琥急了，就这样斥责那位麻友。

那位麻友立刻不吱声了。

红艳拿着钱，去买电了。

回到家，见倪俊在玩“魔兽世界”，换洗衣服扔了一地。红艳心里那股无名火腾地就上来了。一个大男人，不去工作不说，家务活也不干，这样的男人要他干吗！红艳走过去，利落地关了电脑。

倪俊急了：“你干吗？关键时刻，让我玩一会儿。”

红艳双手叉腰，口气很硬：“洗衣服去。”

倪俊说：“你让开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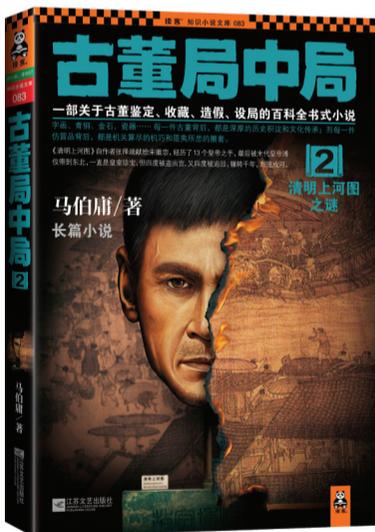
红艳瞪大双眼，厉声道：“给我洗衣服去。”

倪俊双手一摊，身体一转，气鼓鼓地背对着红艳。

红艳气愤地说：“一天到晚就知道在家玩游戏，有这时间，啥工作都找到了，你才多大，就准备着养老了？养老可惜你也没有退休金，还不是吃爹妈吃老婆的，你走出去瞧瞧，七街八院，哪个男人像你这样，年轻轻的就这样耗着，再过几年，你去找工作，谁还要你，到时候我看你吃啥去，吃屎都赶不上热的。”

倪俊小声说：“你说话怎么这么粗俗……”

(摘自《熟年》伊北 著)



机关算尽
匪夷所思

41

终于见到《清明上河图》真品

“你要活下去。”我正色道。

药不然靠在柱子旁，勉强露出一个笑容：“你这算是命令？”

“活下去，去自首，然后我会和你好好聊聊。”

“知道了，你赶紧走吧！”药不然催促道。我看了他一眼转身朝前跑去，身后响起了密集的枪声。

九龙寨城附近没有交通工具，治安也很乱。我一口气跑出去两三公里后，才看到一辆私家小车开过来。我拦住车，上车后扔过去一些钞票，大声对司机说：“带我去湾仔香港会展中心！”

终于，我赶到了京港文化交流文物展的举办地点——香港会展中心。我向警察说明情况，警察一听我是许愿，连忙对着对讲机说了几句。不一会儿，方震匆匆赶了过来。

刘局在会展中心西侧的一处VIP厅里。我一进门就看到他手持对讲机，紧盯着旁边临时接过来的几个监控屏幕。刘局看到我出现在门口，高兴地放下对讲机迎了上来。

我简单地把前三天的遭遇说了一遍，包括药不然的事也都没隐瞒。刘局大手一挥：“其他的事情回头再说，当务之急是如何准备两幅《清明上河图》的对质。小许，底牌你还带在身上对吗？”

我一拍胸脯：“没丢。”

刘局拿起一张打印好的表格，递给我：“一会儿在会展中心的会议主厅，两

张《清明上河图》将同时推上台去，由第三方遴选的10位专家在现场对两幅画进行鉴定，算上你的话，一共是11人。你们11个人轮流发表意见，指出哪幅是真的，哪幅是假的，并阐述理由。最后统计票数，得票高者为真品。”

“文物鉴定，怎么搞得跟民主选举似的？”

“香港人的主意，他们就喜欢热闹。哦，对了，针对你，他们还有个特别流程，一会儿导播会跟你说。”刘局意味深长地笑了笑，忽然鼻子一耸。

我知道刘局闻到了我身上的异味，我有点儿不好意思。

刘局说：“你这样可没法上台，这里有一间客房，你好好洗个澡，换身衣服，然后好好想想，怎么对付百瑞莲。”

“好的。”我答道。

刘局拍拍我的肩膀，说：“我相信你不会让五脉失望、不会让祖国蒙羞的。”

我顺着他的眼神，看到在主厅的正中央，是一个装着四个轮子的超长展台。展台上是一个长方形的防弹透明玻璃罩，罩子里放着一幅完全展开的长卷。

这是故宫珍藏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为它折腾了这么久，今天可算是见到实物了。

刘局又拿出一份印刷极为精美的大画册：“这上面是百瑞莲那幅《清明上河图》的高清图。专家们在这之前都拿

到了两个版本的高清复制品，你现在要静下心来，仔细研究对比一下这两幅画，想想如何打出你手中的这张底牌。”

“那10位专家都靠谱吗？”我接过画册，担心地问。

刘局高深莫测地笑着说：“一半一半。”

我到VIP厅旁的一个房间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，换好衣服，回到VIP厅。

我拿着残片在两幅画卷上移动，拿起放大镜仔细地辨别起来。

残片来自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真品，我只要找出它和故宫那幅藏品之间的契合点，或者找到它和百瑞莲那幅赝品之间的不同点，就算是大功告成了。

我小心翼翼地把残片放到故宫收藏的《清明上河图》的高清复制品上，一点点挪动，残片落下的位置，和画卷上的墨痕勉强对上，中间虽有缺失，但大体不差。将它们拼接在一起，依稀可还原半个完整的字。如果补完缺失部分，这片墨迹整体看上去好似一个“下”字。

这个证据明白无误地证明，故宫收藏的《清明上河图》是真本。

时间到了，我一登台，10位专家的眼睛齐刷刷看过来。绿灯闪了几下，然后切换成了红灯。这是导播和我事先约定的信号，红灯一亮说明直播开始。

(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：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)

我们顺着水管跑了十来分钟，拐过一个弯，前方忽然射来几道耀眼的光，后头的追兵也跟过来了，子弹在我们的身边飞过。药不然忽然叫了一声，跌倒在地。我连忙去扶他，发现满手都是血。

我大惊失色，问他伤到哪里了，药不然龇牙咧嘴地说：“打中屁股了，妈的。”

药不然看了我一眼：“本来还说到香港，咱们可以好好聊聊的……”